



左手丛书
LEFT HAND

丢失的 人

吕铁力◎著

为中国五百万老年痴呆患者生命质量的提高

记录病人生活、疾病经历及过程

记录亲属精神受创及挣扎的过程

描述人脑部基本病变及相关的研究资讯

灾难中的救助与爱的支撑

——中国人“脑健康”备忘

PEOPLE WANDERED AWAY
FROM HOME



東方出版社



左手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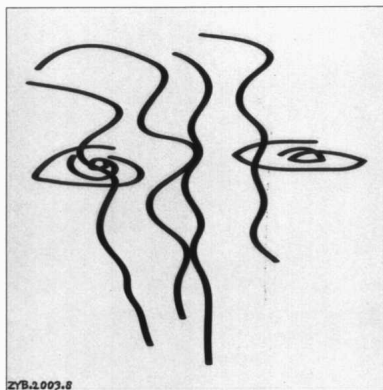
LEFT HAND

丢失的人

PEOPLE WANDERED AWAY FROM HOME

——中国人“脑健康”备忘

吕铁力◎著



ZYB.2.003.2

東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丢失的人 / 吕铁力著. -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3.9

ISBN 7-5060-1730-X

I. 丢… II. 吕… III. 纪实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1066 号

丢失的人

DIUSHI DE REN

吕铁力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8

字数: 142 千 印数: 1—10,000 册

ISBN 7-5060-1730-X 定价: 16.8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内容简介

这是中国第一本描述老年痴呆症患者生存状况的书。

本书用纪实的手法详细记录了病人生活、患病的经历及过程，患者亲属精神受创及挣扎的过程；描述了人脑部基本病变及国内外相关的研究资讯。

作者从人文医学及社会心理等多种视角重点剖析了十几个案例，结合近几年国内对老年痴呆症流行病学及老年学的调研分析，试图对老年痴呆症的生理尤其是社会环境因素进行个案探寻。本书一方面给老年痴呆症患者和家庭以科学知识指导及心理支持；同时，对健康人群如何预防老年痴呆症，尤其是中年人群的脑健康保护提出了全新的概念。另外，本书也给老年学、老年病学的研究提供了有研究价值的个案。

如果说，老年痴呆症是 21 世纪家庭面临的最严重灾难，那么这个灾难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老年痴呆症不仅是一个老年疾病，更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它向个人、家庭、社会的各方面都提出

了严峻挑战。所以作者认为，关注老年痴呆症患者人群，不仅是要关注老年疾病人群本身，更要关注健康人群的预防，而预防的重点对象不仅是老年人，更主要的还是中青年人，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健康观念是否科学？关注老年痴呆症患者的家庭，是因为这样的家庭把养老面临的巨大困境推到了极端，中国养老问题出路何在？本书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思考和探索。

目 录

第一章 记忆的黑匣子·个人篇	(3)
病相档案之一：“我是谁？”	(3)
魔鬼设下的陷阱	(12)
名叫“马贡多”的小村庄	(13)
阿兹海默症：一个医学名字的确定	(17)
自我在寻找中丢失	(21)
病相档案之二：镜子里的日子	(23)
大众眼中：是衰老，还是疾病？	(32)
给魔鬼画一幅素描	(36)
从抑郁走向老年痴呆？	(39)
病相档案之三：没有天空的时候	(40)
病因：一个未解之谜	(50)
老K父亲的脑	(53)
地洞情结：没有安全感的人生	(55)
病相档案之四：妈妈没有家	(60)
人性被魔鬼肆意地侮辱	(69)

治疗：寻找新亮点	(71)
当人失去了归属感	(73)
第二章 被分配与撕裂的亲情·家庭篇	(79)
家庭护理档案之一：“瘫痪”的家	(79)
家庭养老，不堪重负	(86)
老龄和人口狭路相逢	(89)
不是一个人的战争	(91)
家庭护理档案之二：情感的连环锁	(92)
走出心理阴影	(101)
尊重人格就是尊重人类自己	(103)
家庭护理档案之三：一只从天而降的瓷碗	(106)
《36小时的一天》，请稍作喘息	(115)
都有一颗受伤害的心	(118)
家庭护理档案之四：爸爸，你在哪里？	(121)
三千老人不识回家路	(128)
“社会救助”露端倪	(130)
编织家庭安全网	(132)
家庭护理档案之五：遗嘱	(134)
死亡的尊严，就是死亡前的生命尊严	(142)
今天，怎样才算尽孝？	(144)
第三章 陌生的微笑·社会篇	(153)
福利院里的白秋与玄冬	(153)

张大爷入院	(154)
王大妈“恋爱”	(160)
李大妈走失	(165)
为金大妈送终	(171)
日本福利院里的“徘徊的人”	(178)
美国老人院里的“老顽童”	(184)
白色时空站	(193)
特殊的病院	(195)
诊疗室里的漫谈	(198)
智者爱脑说	(205)
后续：阿兹海默症的沉思	
——与友人的对话	(220)
是某一节车厢里的问题，还是列车	
出轨了？	(220)
上午和下午的法则	(224)
都市文化的漏洞：死亡教育	(228)
拒绝死亡的文化	(231)
向死而生	(235)

附：

简易智能精神状态检查量表（MMSE）	(238)
日常生活活动力量表（ADL）	(242)

魔鬼是从什么路线上偷袭来的？我们目前尚不清楚，我们只看到了它制造的混乱：它使她的情绪和行为异常，使她在时间和空间上迷失，使她情感冷漠或抑郁或亢奋，直至丧失自我意识……

科学关注普遍的规律和机制。而普通人，尤其是作为患者的家属，更容易对身边这个生命的个体意义进行评估，进而还会对患者个人生活史中的缺陷产生疑问或思考。我想，这可能是至关重要的，也是本书详细记录下每一个患者个人生活史的原因。因为每一个病案的解剖，除了科学家在高解显微镜下进行病理分析，还需要有人尤其是患者身边的人对其进行社会学意义上的探寻。

第一章 记忆的黑匣子·个人篇

北京深秋的傍晚，对为生活而忙碌在这座城市的人，这是个极平常也阴冷的一天。秋风卷着落叶在马路边忧郁地翻滚。我正临窗远眺，突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响，哦，是我最好的女友静姝的声音。她平静疲惫地通知了我她患老年痴呆症母亲的故去。之后，我们就在电话里长时间沉默着。从那不堪回首令她窒息的漫长日子，想到她身心遭遇的一切，我在电话这边竟找不出一句适当的话说。沉默……然后，我听到她在电话那边深深地叹了口气……

病相档案之一：“我是谁？”

纷沓的记忆像快速的倒带，对静姝来说，真不知该将记忆在哪里定格。多少天里，她试图在回忆中搜寻母亲最初精神“出轨”的开始，但似乎模糊又艰难。

母亲神秘秘地写“回忆录”是不是一个开始？

丢失的人——中国人“脑健康”备忘

还是她近些年总是不着家，在她曾经生活过的各个城市和乡下的“游走”？

她爱收集各样奇奇怪怪的山石呀、笔砚呀还有纸张。近十年已不再写赞美祖国河山、革命圣地那一类游记文字。当了一辈子“红色作家”的母亲（静姝总爱把到过延安，为人民而写作的父母称“红色作家”），只要回得家来，就嗜好用地收集来的笔墨在各种宣纸草纸上涂抹她称之为回忆录一类的文字。这似乎是有别于她以往那些“红色作品”的，她也从不把这类文字拿给家人看，好像它们是她老年的隐私一样，总是被鬼鬼祟祟地藏掖在自己的书房兼卧室里。

一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她声称某某省作协、文联的老同学老战友邀请她去走走，然后她把自己的房间门用一把大锁锁住并郑重地对家人说：谁也不许进我屋偷看啊。于是这间屋就成了母亲的禁地。整个春天、夏天甚至秋天，它就这么断断续续地被封存起来。连许多年前去世的父亲遗像也被封存在这间阳光充裕的屋子里，女儿难得一见。女儿阴冷朝北的画室便只有在冬季母亲屋门敞开时才能借着它的光照色调明朗温暖起来。

好像是在一个秋末，很自然地到了家中暖气该试水的日子，母亲却像只不知冷暖的北雁还没有归巢的迹象。女儿打开那把锁，走进了母亲的禁地。好奇心使她把目光落到写字台上那铺展得密匝匝的蝇头小楷上。母亲的毛笔字写得真是好啊！出身书香门第，又曾获当年本省头等考试状元的她，从不炫耀自己的这身童子功，好像

这“不光彩”业绩是她理想目标的绊脚石。她总在说：在延安鲁艺那会儿我们用的水笔多简单呀！一脸豪迈的表情。可偏偏却越老越习惯用老式的纸墨笔砚。

不愿示人的不是这些漂亮的蝇头小楷，女儿惊异地发现母亲不便于也无法示人的是她的内心世界。真想不到年近八十岁的母亲在回忆录里会有那么多困惑不解。

“我每天都在斗争，没有人知道这一点，大多数人都睡在睡眠状态里空虚无聊，我就是在梦中也常挥动着手臂无法停止斗争，想起以前我们经常在一起谈论文艺思想，交流看法，晚上激动得难以入睡，那时的生活是多么火热啊……可是现在的社会发展得太奇怪了。前几天，遇见三弟，他是1942年的老党员，竟然劝我念佛经，说对死亡有好处，真是荒谬透顶，彻底的唯心主义……静姝把金钱看得至关重要。想当年，我们有许多革命者，为理想抛去万贯家产，她爸爸要是活到现在不知会怎么想呢？可是近些日子我精神有些不集中了，但不很严重……”

女儿在母亲的屋子里呆愣着想了半日。这些文字是什么意思呢？是一个精神危机者的自言自语，还是一个灵魂无法承受分裂痛苦的人最后的挣扎？母亲这一代人对近50的女儿是另一个时代的标示，但已不再是榜样。母女表面无分歧，却从来在思想上无法进行有益地沟通。女儿知道，母亲从小因厌恶家中那些下人为几个铜板勾

心斗角，跟着几个大学同学历尽艰难到了延安，人家是为心上人团聚，她年纪小，懵头懵脑不知为了什么。不过多少年来母亲在她所信仰的主义里精神是饱满自足的。哪怕是在“文革”那场劫难中，母亲伴着父亲在乡下穿着破衣烂衫喂猪养鸡，也能找到为理想献身自得其乐的理由。而每当看到母亲蓬勃向上的生活姿态，女儿由心底会生出感动，甚至不由得羡慕母亲那一代人的单纯，她们精神总是朗朗的，像解放区的天。年逾八十了，到生出些阴云伴随，母亲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独自和阴云“斗争”？！

想不清楚，女儿小心翼翼地锁好了母亲的门。但从这一天起，她却不知为什么感觉到自己和母亲的距离近了。她意识到母亲开始怀疑自己，她需要新的生命支撑，需要借助女儿的眼睛帮助她分析判断 21 世纪的事物，她需要接纳它们，可母亲却像是用足了最后一点生命力，不动声色地坚守和封闭自己。

那一天归来的母亲似乎发现了女儿对她内心的窥视，更主要的原因是她似乎越深入生活就越被更多的困惑包围，问题越来越多，无法再思考下去了。她的反应真出乎全家人的意料：她近乎疯狂地把自己屋子里所有纸笔抛向了阳台，然后向纸堆里放了一把火。火势虽不大，浓烟滚动却引得楼下行人骚动着呼喊奔走，一直到居委会、片警破门而入，女儿一家人才惊醒：母亲的屋门紧锁，但阳台上已是烟气腾腾。混乱中女儿四下寻找钥匙，母亲却像江姐一样大义凛然地敞开自己的屋门，黑色幽

默般地连说：请进，请进，辛苦警察同志了。

看上去她真是搞不清失火的严重性。但女儿事后想，母亲一定是在有意搞一场恶作剧，算是对自己人生质疑的答案。

“纵火事件”后，女儿的心变得整日惶惶，她对母亲有种负罪感。可母亲却出奇地坦然甚至振奋起来，走路腿脚不似从前那般拖泥带水，好像借着火的温度她又恢复了生命力。母亲又多了一个嗜好：倒插门。她在屋子年的时间越来越长。屋子里无人般的寂静让女儿心中忐忑不安，一天中总是竖耳倾听揣度母亲：她在屋里干什么啊？搅得人心慌意乱。

一日三餐，女儿用敲门通知，母亲若无其事地出来进去，俩人间的言语如动物般唉、哦、嘿，都是唇和鼻发声。开始时三餐加两次如厕准时准点，后来她把三餐与两次如厕合并，更加深居简出了。女儿小心翼翼地适应，心中的忐忑渐渐被新的秩序冲淡。终于有一天，一家人都感觉到了冬季的僵硬被春风吹醒了，因为那间阳光很好的屋里有了人气，有了窸窣窸窣的走动声和一阵阵要清理喉咙的咳嗽声。

然后，女儿就读到了母亲从门缝里递出的纸条：

我要出门去。这次到远些的地方。你们快乐，我就快乐。

妈妈

女儿像那日读母亲的回忆录一样呆愣在门前，母亲是越来越像个谜，令人难解了。什么叫“你们快乐，我就快乐”？她是在提醒我还是在讥讽自己？

母亲走后，女儿为这张纸条揣摩了一些日子，最后她这样解释和定义着母亲：她一辈子都是把为人民服务当做信仰记在心里、挂在嘴边的，现在无能为力了，只为自己服务的她是多么无聊又痛苦；也许，这个冬季她终于寻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座右铭：你好我就好，“你们快乐，我就快乐”。

想到母亲终于能携着快乐去出游，女儿的心就不再整日惶惶，很安心地开始做自己的事情。

混乱的场面总是从无序开始的，就像北京的交通，红绿灯常在紧要关头失控，管不住横冲直撞的人群。母亲想必也是头脑混乱坚持不住了，红绿灯首先失灵。先是母亲的战友从外地打来电话，然后是一群人陪着她回了家。女儿没看出母亲有什么不对劲，风尘仆仆、红光满面，还格外地热情开朗。母亲要极尽地主之谊，滔滔不绝地说，放声地笑，母亲的言谈多风趣多有幽默感，还顺口编了几句打油诗。女儿甚至觉得这才是昔日真正的母亲：才情姿溢，风韵优雅。

一直到曲尽人散时，母亲又把剩余的兴奋给了女儿及家人，这使女儿受宠若惊。享受母亲语言的魅力，久违了。母亲终于累了；女儿从未做过这么新奇的观众，也累了。但那天仿佛都累得舒心惬意，好像两个难得的酒友，喝够了陈年难遇的好酒，醉醺醺地都要睡下去。

接着母亲睡了两天两夜，睡如烂泥，怎么也叫不醒，醒来时两眼炯炯有神，与这束目光初遇使女儿不寒而栗。这怎么也不似母亲的目光，啊，亮闪闪又飘忽不定，仿佛是来自天边异地的陌生人。

“把门敞开！”母亲高声叫喊，女儿连忙把母亲的屋门敞开，母亲一跃从床上腾起。“这是半夜。”女儿连忙提醒母亲。“你们年轻人啊，就是让人不放心，照这么睡下去，工作还能做完吗！”母亲已经冲到家人的卧室，不由分说地把外孙、女婿全拍打起来。“你们忙吧，我也要开会去了。”然后一阵风似地又回到自己屋里。她开始翻箱倒柜，找上班用的皮包，把一块块丝制手帕铺展开，笔墨肆意地往上涂抹：“这些文件呀，得赶在今天报送上去，还有那么些文件要修改……”她焦躁地直抓头发，还要坚持写她的回忆录，她不再掩藏。但这是什么回忆录呀，一字接一字，中间没有连贯，连一个完整的词组都没出现……

这是女儿真正懂得恐惧的一夜。突如其来的混乱不仅一下子搅乱了一家人的睡眠，最关键的是女儿不知发生在这场混乱的后边究竟还隐藏着什么，就像母亲眼中的那束光，令人摸不着边际。这真让她害怕。

想到母亲一辈子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而自己虽不似母亲那样拥有共产主义信仰，但至少是深受其影响。她想必须跟母亲眼中的那束炯炯的光有个交流。那束光只在夜晚的母亲眼中出现，且是周期性的，两三天让她兴奋一次。兴奋时她精力充沛，话语滔滔不绝，常常说